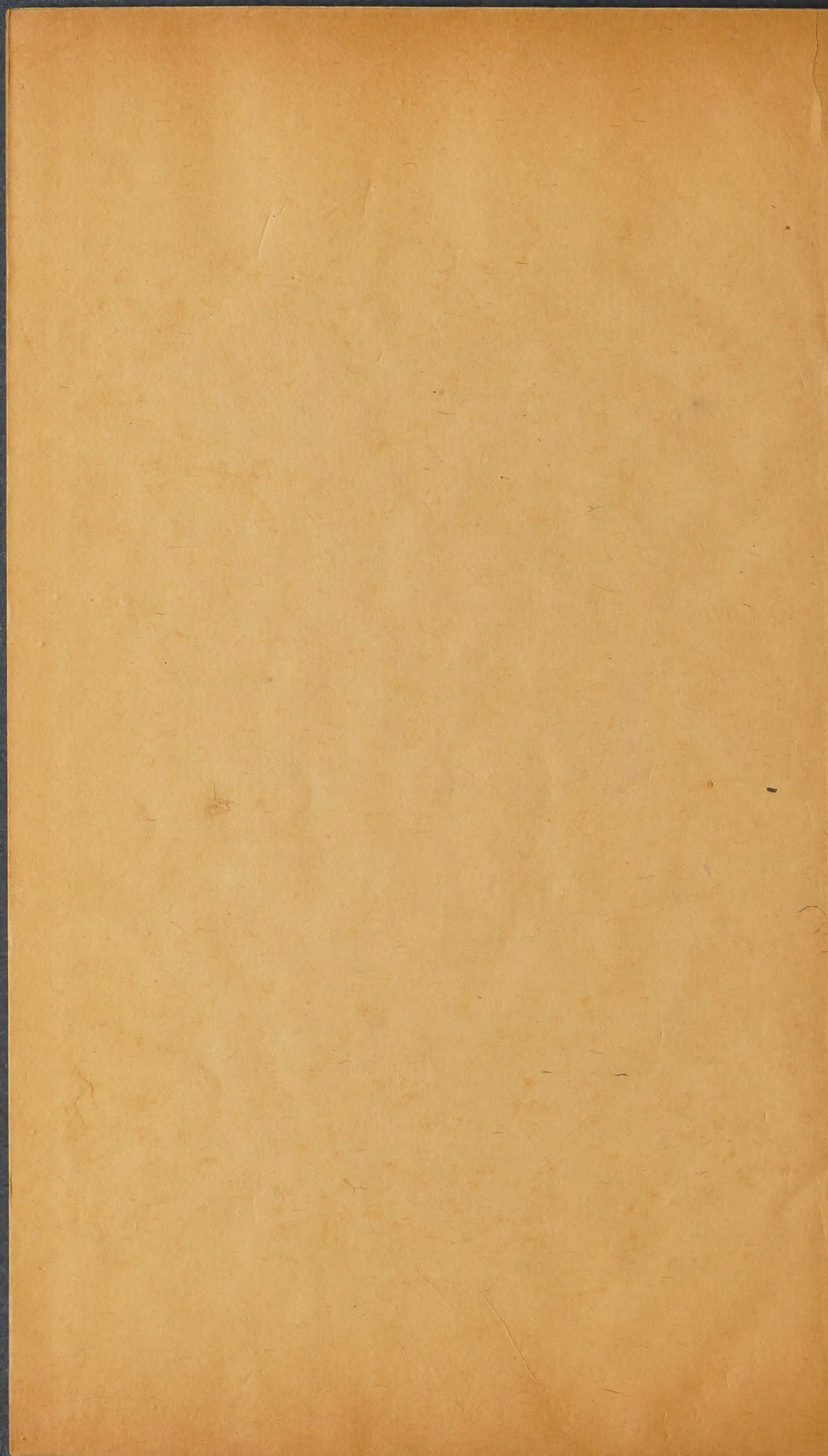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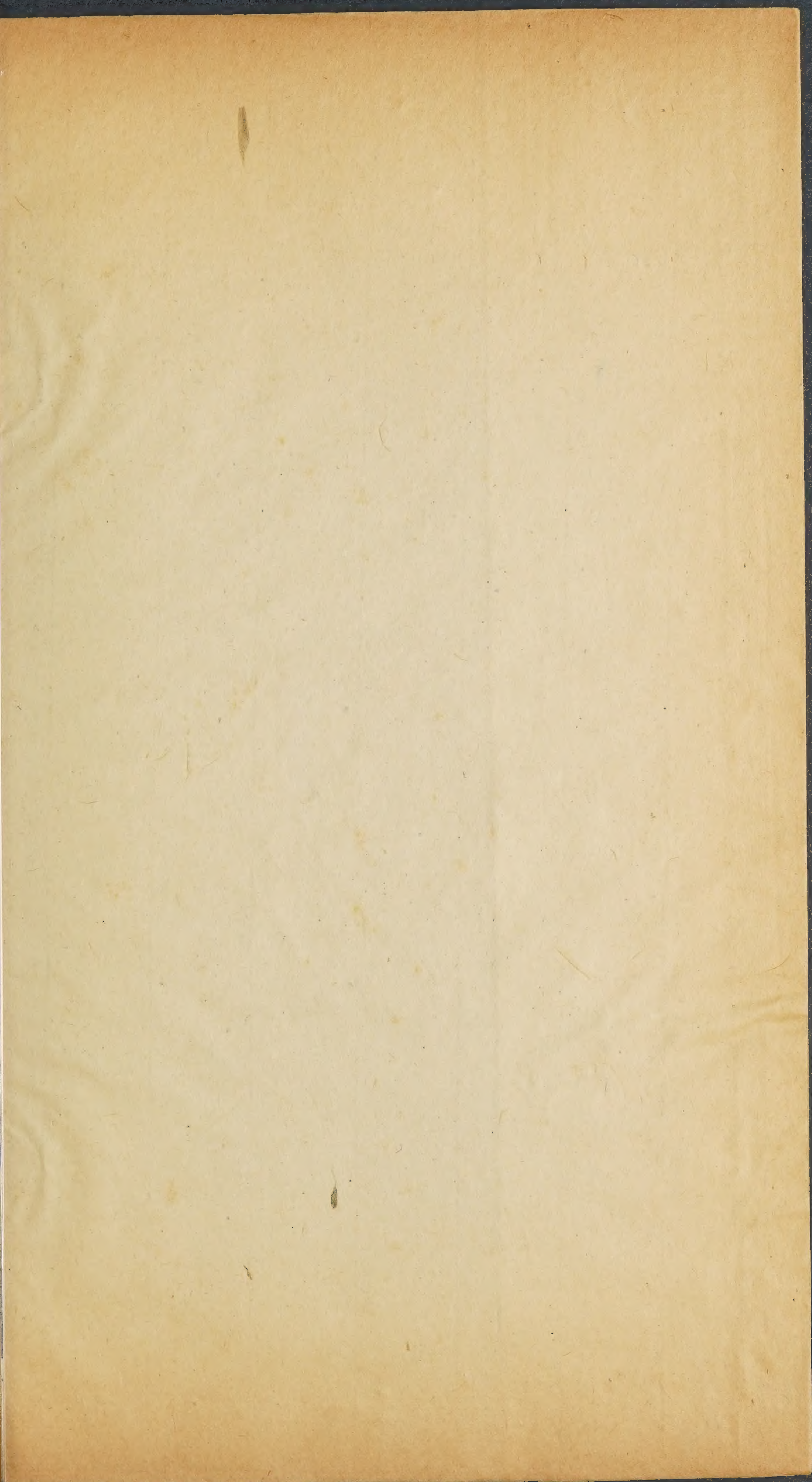




古文奇賞卷之六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奎金重訂

西漢應制之文

公孫弘答武帝冊書　武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帝問人稱

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是孰與周公賢

能莊語君此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爲席兵木亡刃衣縕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璣珠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

俗。語。

已部賢繻
精評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東方朔劇武帝對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

任啇

不可次斷之人

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illegible]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對

東方朔劇羣臣

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

選世於朝堂

縱筆寫去若不專纏綿而奇氣自躍如○臣聞鄒子至和之至也太史公削之

東方朔伯夷叔齊對

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波俱遊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喟然句奇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

也修而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本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艸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

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

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粮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擧陳武臣張耳擧

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于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

蘇明允審勢本此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蘢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

然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矯箭控弦轉輸運粮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波瀾

可見賈生之文當日誦法知此

徐樂文大率本過秦論來西漢人亦尚蹈襲可異也

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此暢剝初論也

京房考功課吏對 [元]

古帝王以功擧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帝釋女囚詔釐族詔出後宮詔似可有爲故策中發穆傳焉

申屠剛賢良策 [平]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奸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剋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桑秦）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

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聋咸
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亡舊亡新唯
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
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
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
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
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亡辜久廢不録或處
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
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亡賢愚莫
不怨奸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處今之

但傳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
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
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
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
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
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危則功何不至
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
戒老氏所愼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振人主者不全
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
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群

輦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
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
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
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
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
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
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
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
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
謀

弘賢良策曰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弘常云人主患

西漢薦舉之文

魏無知薦陳平 高

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巳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成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疑乎

公孫弘請廣賢才議 武

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

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觀此等作議亦非常流

蔣開師漢專經師也

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

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
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
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
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
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
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
令佗如律令

有司不舉孝廉罪議

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

論○舉○廉○其○人○必○廉○以○舉○廉○爲○勝○任○

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張敞自請治盜賊書 [宣]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

史事

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

有司安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奸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與之狀

魏相請尊張安世封事

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

稱國家處尸一議貴有冊免卻兒戲者

昭帝封詔日韓敢宿衛肅敬不怠于有三年咸以褒寧封為富平侯

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

蕭望之請選用諫臣疏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亡爭臣則不知過國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劉更生使人上事 元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

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辠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閒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倪寬有重辠擊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

羣臣多此比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何武請建三公官奏 成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

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效。

杜業錄功臣後奏

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饗共巳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卜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遠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爲至及其後也世主歎其功亡民而不思所

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閒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之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尸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陳湯上初陵封事

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

蕭育薦馮野王封事

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衞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

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亡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册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聾乃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何武論傳喜書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

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衛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閒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免喜策 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妒嫉心咎由君焉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

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秦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

孔光舉尚書令成公敞奏

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亡尺寸之效幸免罪

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䕫誠恐一旦顛仆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

西漢郡守相之文

張敞請勅長吏奏 宣

敞諸奏復黯再出矣故其慕尚如此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縣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

公相何處
躲閃

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上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蚤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

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揺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卽以勸善禁奸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擧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豫章太守廖奏

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

王尊告安定屬縣教 成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 河平元年詔曰大辟之刑千有餘條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宣恩廣澤以是爲

王尊勑掾功曹教

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内不理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薛宣上成帝疏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

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鴻嘉四年詔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

陽朔二年詔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

薛宣與楊湛書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

薛宣移櫟陽令謝游書

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按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薛宣勞勉薛恭尹賞書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薛宣移池陽令

縣所舉廉吏獄椽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椽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薛宣下賊曹椽張扶教

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椽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鄉里一咲相樂斯亦可矣

陳咸移郡長吏書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朱博請復刺史奏 表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才功効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準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王嘉薦公孫光等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

閣容寬恕上促急對看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隷部刺史察過悉劫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隷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

王○言

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才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事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同超遷一意上而追討由秦之失真知大

西漢彈駁之文

張釋之論嗇夫 文

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

袁盎抑絳侯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

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

袁盎規文帝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丞相青翟劾鼂錯奏

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亾臣子禮大逆亾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

公孫弘上邪吏疏 武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亡先聖之吏是以執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

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有詔問周公云云以此

汲黯欲爲中郎

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汲黯諫太乙神馬歌

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

說丞相公孫弘曰
黯誹謗聖制當族

汲黯責張湯

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亡種矣又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慨嘆有味

汲黯諫妄誅

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

廷議之重

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
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
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
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
乎陛下縱不能得匃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
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
竊爲陛下不取也

切直明快

汲黯使李息論張湯

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
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

眞耶是小人第一着

此談言微中也是刺人耳

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王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

武安譖魏其

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用倒）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一轉入情此賦手也）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題意已盡是衍其說）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

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葢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魏相上霍氏封事 宣

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宮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

廣朝白發類於全安不令明詔日親至言[illegible]

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張敞言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簒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

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切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貴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得之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

旱氣奇

路亾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蕭望之駁耿壽昌奏

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

緊率

諸葛豐謝上書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塡溝渠亡以報厚德使議論士譏臣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語太過）縣於都市編書其辠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亾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

溷濁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永光元年免豐詔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獨以求報舉告事無證之詞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

石顯治楊興賈捐之奏

興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

洩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
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捐之爲楊輿比於晉顏閔仲舒廣漢汲直冠軍尹翁歸等甚可姍鄙宜受此彈

薛廣德諫獵書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亾秦之鍾聽鄭
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
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貢禹言風俗書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
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

誅疑者以與民亡贖辠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
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
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
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
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
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
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
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
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
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

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奸而得利者爲壯士

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

然者皆以犯法得贖辠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

無使犯法者贖罪

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藏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無使入穀者補吏

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實廉而天下

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

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

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春秋事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
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
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
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
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
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
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亡厭
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
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

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

結　天衰

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
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
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
立石起柳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
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規帝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
皁隷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
規太后
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
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亡形銷患於未然
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

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審慮易曰君不審則失臣臣不審則失身幾事不審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審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梅福書方今見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又曰自

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又曰王章非有
反畔之辜而殃及家又曰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
上官皆母后之家也
親親之道全之為右

王尊劾丞相匡衡等奏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
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
權擅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
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
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辠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

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京房討行考功事

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

事縣官十餘年又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

譙玄諫專寵書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臣之事愛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繇聳后宮皇子產而不育臣聞之

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于轂下而賊亂發于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亡窮之福幸甚幸甚

谷永諫微行疏

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猒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輕亡誼之人以爲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

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肴亡別閔勉遯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爲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失國祥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復上災異疏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又曰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與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

梅福論王氏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

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

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
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
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
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
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
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
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
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積名都大
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

淵源難開

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艸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艸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旹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

天不敢
衝

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驅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擧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

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昔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

權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
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
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
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
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
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
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
也逆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
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

孝元皇后貶趙飛燕詔曰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乱之謀殘滅繼

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解光劾趙昭儀奏　哀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黄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

嗣以危宗
廟詩云祀
祖蓋爲無
人母之儀
又㢠詔曰
恩之所不
能已者義
之所割也
今㢠皇后
爲庶人就
其國

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
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
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
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
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
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
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
獄宮曰善藏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
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
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

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卽因客奏封事曰
陛下未有繼嗣子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
予武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
問客陛下得武書意如何曰憆也武以兒付舜舜受
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
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待持詔記
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
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
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
能卽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

敘事有史班下及處此大手筆也

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
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
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
殺即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
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
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
新
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
王臧
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
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
從生邪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

枉從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

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
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
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
矦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召入屬昭
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
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亡道我家
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
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
所言我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

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令我已死前所語事武獨不能爲也愼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誖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

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

解光劾王根王況奏

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世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藏累鉅萬縱横恣意大治室第第中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奸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按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

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楊宣言王氏封事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勑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

依得惟慎
憤憤

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

杜業言王氏書

王氏世權日久朝亾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因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

議未遑孤獨特立莫可據使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塡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姦臣笑

褒莽詔憂勞國家執義堅固眞可哀也

御史中丞衆等劾薛況奏

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佐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

而公令明等迫切宫闕要遮創裂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臣下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産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

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亡所因襲旹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何不言陸賈）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何不言賈誼）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文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

李者道[illegible]

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兹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御命將以輔弼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埜古文不猶愈於埜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
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
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
偏絕哉若必專巳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息夫躬詆公卿大臣疏

方今丞相王嘉徤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

近世以來效之者不少

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蠭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跡而狎至小夫懦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爲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毋將隆請收武庫兵奏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

系隆謂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爲沛國郡都尉

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鮑宣諫哀帝書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

主意一嘆

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亾陰陽不和水
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
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亾也苛
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
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
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
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
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亾而亡一得欲望國
安誠難民有七死而亾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
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

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
在營私家稱賔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
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
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
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親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
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
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
幸臣董賢多賞賜以鉅萬數使奴從賔客漿酒霍肉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
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
矦孫寵宜陵矦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
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
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
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
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
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
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
意三喚
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

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鮑宣論董賢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

[illegible]
賞[illegible]發[illegible]
此語善也
又賜大司
馬大將軍
天下之衆
受制於朕
以將爲命
以兵爲威
何不慎歟

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

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無所恨

王嘉上董賢封

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共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

王嘉論董賢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弒君子弒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旹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
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
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
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
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
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
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
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
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内振貧民終亡傾危之
憂以府藏内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

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
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
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
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旹好
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
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
共王寑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
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
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
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

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
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
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
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
書罷菀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
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
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
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
孔子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
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

亡篇王命論
爲頌

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愼巳之所獨鄕察衆人之所共疑迬者寵臣鄧通韓嫣嬌貴失度逸豫亡厥小人不勝情欲卒蹈辠辜亂國亾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郅惲請王莽歸漢神器書 平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璣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

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蚤圖是不免于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陳崇劾陳遵奏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奏使皆以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

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西漢乞休之文

石慶乞骸骨書　國

慶幸得待辠丞相罷駑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亾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彭宣乞骸上書　国

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寘溝壑免冊紛紛而賜孔光盡壽[illegible]

幾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錄公卿
弘后詔則日內自克約而外從制

馬宮避位上書

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諡希指雷同詭經僻說以惑誤主上爲臣不忠幸蒙洒心自新誠亡顏復望闕庭亡心復居官府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

免孔光策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脫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然則安得不踉蹌以去

西漢理財之文

鼂錯論貴粟書 因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補 寒三毫
字 付錯落

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

王意重要
得此一振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

未農夫滿說一過又以而商賈三字度下似收似操似閒似錯

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旹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

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辠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

主丙商賈
只在於此
不收而收

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於免辠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鼂錯入粟免租奏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昔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汲黯矯詔發倉還報奏 國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内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

此真相輔之職

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

條便宜以此

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冤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

月令奏
曰明王謹
於尊天慎
於養人文
曰天子之
義必純取
法天地而
[illegible]於先聖

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奏

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飢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貢禹言錢幣書 冠

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

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稅租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槀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

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通便

貢禹言賦筭書　元

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上節儉疏并三）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蜀廣漢主金銀器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

匹東宮杯案盡文畫金銀飾文曰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皆若言遣乞骸骨疏臣有田百三十畝陛下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臣淸惟恐人不知汲汲乎

師丹建言井田議　國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

古文奇賞卷之六　終

